



配幽况的口感。

一座园林，更是一片天地。

拙政园号称为“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者”，而号称“苏州园林现存年代最早”的，是沧浪亭。

沧浪亭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利用了本来的地貌，因景写意，以水环园。它原来是五代时吴越国广陵王钱元璩近戚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的池馆，后逐渐荒废，被“《汉书》佐酒”的苏舜钦以四万贯钱买下，重新进行修筑。因感于“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苏舜钦自号沧浪翁，并作《沧浪亭记》。欧阳修亦应邀共作沧浪篇，一句“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不免让人愈发会心一笑。

孤舟闲泊的笠翁、独钓寒江的渔夫，成了文人们退出官场、归于山林的象征。才子们隐居在艺术里，追慕着魏晋的风度，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物化成一个精神绿洲。通过园林的建构，高蹈趣尚、人格价值得以被凸显、被珍藏。

卧石听涛，满山松色，开门看雨，一片蕉声。假山旁，幽窗下，只栽数本芭蕉，已然苍翠可观。而蕉叶上滑动的雨水，顺势而滴，宛如园林主人滚落的心事。芭蕉，或可就是他们童年时代嬉戏玩耍的见证；或可就是少年时代寒窗苦读的伴侣；或可就是淹留他乡时回忆故乡的念物；或可就是重返江南后十分亲密的知音。

这便是所谓园林的“意境”了。即，在具体的、有限的园林景象之中，融入对古代风雅的体味，融入与自然交流的体验，融入对人生哲理的体察，并取得净化心灵的美感享受，进而浮想联翩。园林的意境，依赖景象而存在，它的背景，是吴门烟水，是诗、书、画，是琴、茶、酒、香、花，是绵绵的悠远的情思。

惬意的生活

江南之美，非只可远观者也，它能够引人沉醉其中，特别亲切。士大夫们在园林里论道著述，而江南的老百姓们，则轰轰烈烈投入到万丈繁华，活得纯粹且尽兴。

白日劳作忙，到了傍晚时分，丰富的夜生活拉开了帷幕，也算是一种娱乐的犒赏。宋室南迁后，江南一带经济发达，民风尚奢，都城临安的夜市遍布大街小巷，钱塘江边的码头与城北大运河商埠的夜市尤其热闹。《梦粱录》称临安“买卖昼夜不绝”，游人至“交三、四鼓”方渐稀少，与之相对的店铺更是多种多样：有经营“直至三更”的“杂嚼店铺”，有“每日自五更市合”的潘楼酒店，有“三更开行上市至晓方罢市”的分茶、狍鲊店，还有“白昼通夜”、“通宵买卖，交晓不绝”的瓦市、面食店。在交通运输的发展下，南宋夜市的商户已经能够根据季节的变化随时更新所卖食物，而在传统的餐饮业之余，卖文、卖画、卖糖、卖药者不一而足。更有卖卦的，起着如“玉壶五星”、“鉴三星”等神秘名号，同时喊着“时运来时，买庄田，娶老婆”这般接地气的宣传语，堪称“时代特色”了。不难看出，此时的江南夜市，已是实至名归的购物天堂。

明清时期，江南的夜市更加亲民。杭州的北关夜市“青苧受风摇月影，绛纱笼火照春阴。楼前饮伴联游袂，湖上妇人散醉襟；闾闾喧闶如昼日，禁钟未动夜将深”。苏州的夜市也非常给力，丝毫不让杭州。“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闾门更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卖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至于扬州，据说富户“好昼眠，每自旦寝，至暮始兴，燃烛治家事，饮食燕乐，达旦而罢，复寝以终日”。

……

《白马啸西风》的结尾，金庸写：“白马带着她一步步地回到中原。白马已经老了，只能慢慢地走，但终是能回到中原的。江南有杨柳、桃花，有燕子、金鱼……汉人中有的是英俊勇武的少年，倜傥潇洒的少年……但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古高昌国人那样固执：‘那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偏不喜欢。’”

哎，李文秀毕竟还是忒 young 忒 simple 了，毕竟未曾真正领略过江南的魔力。孩子啊，快快赶往吴越文明的属地吧，那儿能治疗伤口、抚慰柔肠、带来欢乐——如果你放心地交付。

江南是很好很好的。所以，爱了。海枯石烂，此情不渝。☞

江南之美，非只可远观者也，它能够引人沉醉其中，特别亲切。士大夫们在园林里论道著述，而江南的老百姓们，则轰轰烈烈投入到万丈繁华，活得纯粹且尽兴。